

采雲

第六十二集

倪瓈研究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倪瓒研究 / 上海书画出版社编 .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1

(朵云； 62)

ISBN 7-80672-937-2

I . 倪… II . 上… III . 倪瓒 (1301~1374) —中国画—艺术评论 IV .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121845号

倪瓒研究 (朵云 62 集)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邮编：200050

网址：www.duoyunxuan-sh.com

E-mail：shcpph@online.sh.cn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制版

上海精英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635 × 965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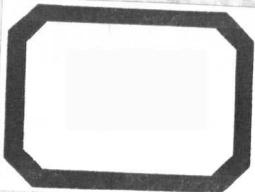
印张：10 印数：1—2,000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2-937-2/J · 850

定价：32.00 元

主 编：卢辅圣
副 主 编：舒士俊
特约编辑：万新华
责任编辑：彭 莱
封面设计：范乐春
目录翻译：漆 澜
技术编辑：杨关麟



采雲

第六十二集

倪瓒研究

图内有小册子图示





第 62 集

卷首语

画家研究

- 7 读《倪云林传》札记 黄苗子
24 倪高士的质朴风格与传奇 [美]方 闻
47 倪瓒人品与画品辨惑 阮 璞
76 从外显到内化
——倪云林绘画图式和风格成因 刘伟冬
83 倪云林生年新考 陈传席
86 倪瓒生年之再认定
——袁华题《倪瓒与易恒书》考论 谈福兴
94 关于《倪瓒像》 [日]新藤武弘
100 20世纪以来倪瓒研究综述 万新华

理论研究

126 倪瓒的美学思想

刘纲纪

155 倪瓒的绘画观

[日]中村茂夫

作品研究

203 倪瓒绘画三作之鉴别

刘九庵

214 倪瓒《容膝斋图》风格考

[日]中川宪一

236 倪瓒《九龙山居图卷》考辨

庞 鸥

245 漫议倪瓒《水竹居图》

[美]张子宁

259 倪瓒《秋亭嘉树图》等三件书画考

肖燕翼

266 从陆治《溪山仙馆图》看吴派画家的仿倪模式

陈葆真

292 倪瓒与元代墨竹

傅 申

309 倪瓒研究论文、专著资料索引

Preface

Vol. 62

Study on Ni Zhan

- 7 Reading Notes on “*the Life of Ni Yunlin*” Huang Miaozi
24 The Plain Style and Adventures of Master Ni Zhan Fang Wen
47 Ni Zhan’s Personality and His Painting Characteristics Ruan Pu
76 The Cause of Ni Yunlin’s Painting Pattern and Style Liu Weidong
83 New Investigation on Ni Yunlin’s Birth Year Chen Chuanxi
86 Re-identification of Ni Zhan’s Birth Year-Investigation on “*The Letters Between Ni Zhan and Yi Hen*”with Annotation by Yuan Hua Tan Fuxing
94 About“*The Portait of Ni Zhan*” Sintou Takehilo
100 A Brief Summary of the Researches on Ni Zhan Since the 20th Century Wan Xinhua

Study on Ni Zhan’s Aesthetic Thoughts

- 126 Aesthetic Thoughts of Ni Zhan Liu Gangji
155 Ni Zhan’s Painting View Zhongcun Maofu

Study on Ni Zhan’s Works

- 203 Discrimination of Three Paintings by Ni Zhan Liu Jiu'an
214 Investigation on the Style of Ni Zhan’s “*Rong Xi Zhai Tu*” Nagayama Keniji
236 Investigation on Ni Zhan’s “*Jiu Long Shan Ju Tu Juan*” Pang-ou
245 Random Notes on Ni Zhan’s “*Shui Zhu Ju Tu*” Zhang Zining
259 Discrimination of Ni Zhan’s Three Works Including“*Qiu Ting Jia Shu Tu*” Xiao Yanyi
266 A Look at Wu Painting School Painters’ Model to Imitate Ni Zhan, with Reference to Lu Zhi’s “*Xi Shan Xian Guan Tu*” Chen Baozhen
292 Ni Zhan and Water-ink Bamboo Painting in Yuan Dynasty Fu Shen
309 Indexes of the dissertations and works on the study of Ni Zhan.

卷 首 语

元代是文人画家的舞台。由士大夫和隐士组成的画家群体主导了绘画图式与趣味的革命，从此前已在艺术上登峰造极的“宋画”中脱胎换骨，建构了以高逸的格调、幽雅的韵致为主要特点的“元画”体系。尽管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讲，“元画”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其中既有元初的“士夫画”、也有“李郭派”山水画和“文苏派”墨竹，但是最能代表“元画”特定内涵的却是元季四家的山水画，而以萧条淡远的画风著称的倪瓒，则将“元画”的独特品质推向了极致。

“产于荆蛮，长于云林”的倪瓒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元末民变蜂起中原板荡，偌大的元帝国濒于土崩瓦解的那个极端复杂的时代，他以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和卓越的才华受到了广泛尊重。他的一生历经沉浮坎坷，个性温顺而又怪谲，被奉为名流却无意功名，这些都是当时后世人们热衷谈论的话题。他的诗文书画天真质朴出韵幽淡，尤其是绘画，将诗的神韵、书法的意趣和自己的高逸之情结合得完美无缺，加上那些富有革命性的艺术见

解，更使他在“元季四君子”当中品格特立，成为后世画人竞相追捧的偶像。

虽然同属于文人画的范畴，作为江湖隐逸画家的“元四家”却与北宋以至元初的士大夫画有着不尽相同的气质，他们的创作以倪瓒为代表，体现着文人画在其历史发展的后期出现的在趣味上个人化和平民化的倾向，将文人生活情愫与平民社会的现世思想融合在艺术境界之中，来寄托江湖文人的精神与理想，这其中也胎息着明清以至近现代文人画发展的新趋势。“倪画”同时还确立了绘画史上“逸品”的标准样式，使这一渊源已久的画格得到了技术上的完善和理论上的推崇，以至于到明清两代，“倪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逸品”的同义语。当然，倪瓒的艺术本身也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现象，明清时代，在倪画被世人奉为至宝，“江东之家以有无倪画辨清浊”的同时，围绕着它的争论却始终没有停止。这种争论与绘画品评中的神、逸之争相互伴随，崇神贬逸论者大都以“倪画”为一种“别格”，“未是当家”，相反的观点则以其为元季四家之“第一逸品”，截然对立的观点和历时长久的争论固然折射出明清画家们在历史的复杂情境之下所采取的不同姿态和立场，但也说明了倪瓒艺术的深刻影响力。

实际上倪瓒的艺术不仅是元代绘画史上的个案，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晚期绘画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数百年来画界对其关注讨论亦从未间断。不过直到20世纪初以后，关于倪瓒的学术研究才逐渐走上较为系统全面的道路，近年来随着对画家生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作品风格的深入研讨，这一课题取得了令人关注的成果，但也存在着颇多争议，本期《朵云》所编选的十多篇相关论文基本上反映了近几十年来在画家生平、艺术思想、艺术作品和风格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们希望今后能够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历史情境中对这一课题作立体的考察，将相关的研究进一步推进。

读《倪云林传》札记

黄苗子

论文提要 作者披览传记，查考相关资料，对倪瓒的时代、家庭、生活和绘画思想一一作了考释，认为他入道绝非出自笃信宗教，其儒家入世思想和民族意识表现在作品中尤为浓厚，故其所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其实是不主张刻意求工，以摆脱繁琐细碎的描绘。倪瓒的绘画及其观念使中世纪后的中国文人画突破了形象的范畴，进入了一个新的艺术境界。

读美术史籍，因叹倪（云林）黄（公望）作品，影响后世艺坛之重要。此中世纪杰出之人画家，其于我国美术史中占有应得之地位宜也。顾历览王（宾）周（南老）《墓志》、《明史》（卷二九八）《隐逸传》，以至清末沈伯眉《年谱》暨近代各家记述，于云林事迹仍欠周详，数百年来，人云亦云，今强调其清高绝俗，而于云林真实生活则

讳莫如深。窃以为史贵真实，云林有其性格上不苟且从俗之一面，然亦有生存于彼时彼地未能免俗之一面。爰就平日涉猎所及，举有关云林其人其艺之大者要者，题曰札记，盖只摘记简陋心得，冀补前人史传之阙。人所已详，此则略之。词意偏颇，自知不免，读者幸以他本参互读之可也。

本文既意在阐述有关云林传记之个别问题，故不周不备之处甚多；例如元代政治措施之臧否，文中不加详论，然其中“人分十等”之说，以牵涉倪氏入道缘由，故为拈出，非即以此作全盘之否定。又如云林画法成就，不止一端，此文独拈其“逸笔草草”一项者，以前人对此，颇多不同见解，故特述鄙见。至云林诗词书法之成就；画法之师承、发展，及与诗境之关系等，当代已有定论，故亦略而不赘。

一 时代及家庭情况

画家倪瓒（云林），以元成宗铁木耳大德五年（1301）生于江南无锡梅里之祇陀村，其地在今无锡东南，俗称为“长大厦”。按《吴越春秋》：“泰伯之荆蛮，自号勾吴，起城周三里，名泰伯城”即其地，故云林自号曰“荆蛮民”。

蒙古贵族入主中国，当时依种族分为四种人：蒙古、色目人为贵，汉人为贱。又分化汉人，以黄河以南及南宋遗民为南人（元代诏令中，目为“蛮子”），与北人对称，为最贱。元初又分人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猪、八民、九儒、十丐。（据《郑所南集》。谢枋得《叠山集》卷二《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倪氏先代，虽可能为西夏人^①，然以世代生长梁溪，遂为贱种之“南人”。“九儒、十丐”之说，虽仅盛传于元政初期，然儒之地位，在元代比唐、宋、明、清为贱，云林业儒，未跻

“官”、“吏”之列，其社会地位之卑微，盖可见也。

南宋亡后，江南城乡，编二十家为一甲，以蒙古、色目、北人为甲主，衣服饮食由甲户供给，童男少女，任甲主凌辱。妇女不甘甲主之侮，往往自捐其生。元代法律，江南地方，每夜禁钟（一更三点，官署打钟禁止路上行人）以前，街市点灯买卖，晓钟以后（五更三点）人家点灯读书。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许还手，蒙古人因争及醉，殴死汉人，只罚从军出征。禁言论、集会、结社。凡妄撰词曲、恶言犯上者处死刑。汉人不得田猎，不得习武，不得藏兵器，私藏弓箭十副处死刑。此元代政治社会背景之一斑，而云林实生活于此时代之中。

倪瓒初名珽^③，字泰宇，后字元镇，别号极多^④，以所居堂名“云林”，又号云林子，世遂以云林称之。此世多知者，而不知其本名“明七”，有兄名明三，见倪卓《倪氏世系图》。按元制：无职庶民，不许取名，只许用排行及父母年龄合计为名（如张士诚之名九四；常遇春曾祖名四三，祖名重五，父名六六），云林曾祖淞，名“九五”，当亦以出生时父母年龄合计取名。云林父炳，名尚一，兄名明三及云林名明七，殆均以排行作名字。

周南老《云林墓志铭》谓云林世代“资雄于乡。高祖伋、曾祖父淞，皆厚德长者，隐而弗耀。大父椿、父炳，勤于治生，不坠益隆”。按：所谓“隐而弗耀”者，即其人毕生未任官职或以文词见称于世之意，犹俗言“土财主”耳。元代初期，江、浙两省财富集中，豪强之家，兼并土地之外，多以织造、海运攫巨资。海盗朱清、张瑄辈创行海运，以江、浙、湖、广之粮食，大量北运，供元统治者之享用，而从中沾润，其富遂埒王侯。其后江南首富，人所共知者为陆道原、顾仲瑛、沈万三辈，而云林亦与焉。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东吴富家，唯松江曹云西、无锡倪云林、昆山顾玉山，声华文物，可以并称，余不得与其列。”清高士奇《天禄识余》：“昆山顾瑛、无锡倪元镇，俱

以漪、卓之资，更挟才藻。……”所谓“漪(顿)卓(蜀卓氏。均见《史记·货殖列传》)之资”，当指顾、倪曾从事于商业活动言。云林诗《余不溪咏序》有“庚午(元至顺元年，公元1330，云林三十岁)仲春，因市药过浙江”之语，“市药”之义固不能肯定即为商业行为，然云林同时人郑元祐所著《遂昌山人杂录》有：“……倪文光，讳昭奎者……教其两弟：曰子瑛，曰元镇。居久之，文光歿，子瑛駛，元镇出应门户，不胜州郡之駁刑也，赀力遂减。已而子瑛卒，家中亡……”等语，按倪文光歿于天历二年(1329。见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五十：《倪文光墓碑》)。则云林市药过浙之时，正元祐所谓“出应门户”之际。清沈世良《倪高士年谱》天顺元年条，谓“是年春，高士(按：指云林)薄游浙东，将归梅里，爱余不溪风景，觞于上清王真人开元馆，后十七年丁亥，有余不溪咏，追述旧游。”则略去“高士”市药之俗务，而强调其流连风景之雅怀矣。

云林家业豪富，除土地外，其他经营，今未得其详。然以周南老《志铭》及郑元祐《杂录》观之，则其财富积自先人及父兄，事实甚显。云林兄文光，所谓“玄中文节贞白真人”者，于道教活动至为积极，云林幼丧父，教养胥赖其兄。文光母蒋氏(虞集《倪文光墓碑》)，而云林母严氏(周南老《云林墓志铭》)，知云林乃庶出或继出也。

云林生长我国历史上民族压迫酷烈之时代，其家庭又为与沈万三、顾德辉(仲瑛、阿瑛、玉山)等并称之江南首富。自少不务家业，生活依仗异母之兄，三十以后，以母、兄俱死，始出应门户。斯时也，值元统治者面临崩溃前夕，对全国进行疯狂抽剥之际，于是“倪高士”者，遂以悲剧终其一生。

二 道教关系

明初贾仲明《录鬼簿续编》(天一阁本)“倪瓒”条有“先大父为

道录官，尝于常州玄妙观塑老君并七子听经”之说。孙楷第《元曲家考略》疑“先大父”三字为“兄文光”之误刊。然云林祖父为道官，亦非不可能之事（其说详后）。至云林兄倪文光者，则为迭受元朝封赠之道教头领，其资财用于道教活动，当亦不少。虞集《倪文光墓碑》：“（文光）从余杭王真人寿衍游，即弓河上作玄文馆，祠老子而事之以关尹子、亢桑子、庄子、列子，规制弘敞。玄教大师张上卿伟之，署文光为州道判，又进道正，以领祀事。至大元年（1308），有旨以玄文馆为观，赐号‘元素神应崇道法师’，为住持提点。二年（1309）宣授常州路道录。延祐元年（1314），有旨升玄元观为玄元万寿宫，仍住持提点杭州路开元宫事。明年，特赐真人号，是为‘玄中文节贞白真人’，命及门而文光已迁化，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四日也。”于此可见文光通过道教与蒙古统治者发生关系之经过，时云林正少年，文光方延名师课之读也。

清秦湘业《无锡金匱县志》记倪文光云：“倪文光，字昭奎。瓒从兄（按：应以碑文作云林异母兄为是）生时有光出屋上。稍长学道、儒、释、舆地、象胥之说，无不精究。出为黄冠师，作元文馆于弓河之上，以祠老子。有荐之者，署州道判。会蝗，文光祝之，悉入太湖。于是州上其事，赐号‘元素神应崇道法师’，又赐‘元中文节贞白真人’。尝筑清微观于惠山，重九日登山绝顶，下睨五湖，挥手谢别，越明日卒。”（卷二九，释道。按此说并见虞集所撰墓碑。）于是此地方豪富之倪文光，遂一变而为传说中之神仙中人。《无锡金匱县志》又云：“金匱有元元万寿宫，在第六箭河，元倪文光建，初名玄文馆，元统间（1333—1335）赐今额。”（卷一三，寺观）“清微精舍，在锡山之阳，元延祐间（1314—1320）倪文光导隄遏涧为飞帘，潺湲之声，昼夜不绝，倪瓒、张雨皆有诗。又小蓬莱亭、海天亭、栖神伟观楼，俯临黄公涧，俱文光筑。”（卷一四，古迹）即此数则，足见云林之兄于道教建筑所耗资财，而玄文馆等结构之宏丽，盖为日后云林清

閟阁之滥觞也。(云林于至顺壬申作《玄文馆读书》诗一首,有“真馆何沉沉,寥廓神明居,阳庭肃宏敞,丹林郁扶疏……”之句,其时文光卒已四年,云林仍以其地为读书避暑之所。)

云林家庭与道教发生不解之缘,其本人终亦不得已而任道录官。清叶廷琯《鷗陂渔话》倪云林纳粟补官条,略云:“明史隐逸传于倪瓒叙其隐遁后事稍详,在家时不过写其性情高韵而已……近见《杜东原集》中有《题云林画》一则云:先生家素封,以纳粟补道录官,应时君之诏以济饥乏,非求贵也。……云林此事,未见前人著述中纪之,东原去元末未远,所言必非无据。”按:明、清以来,文人笔下之倪云林几无一不夸张其人品高洁,生活清虚,云林纳粟补官事,道之者实鲜,然则了解云林其人,此实重要资料也。

廷琯又论其事曰:“亦见当时虽末造,尚知爱惜名器,富民捐赈,只受道官,岂古昔烂羊侯尉之比乎?”此则殊未了解元代社会之臆词也。自成吉思汗遣波斯人札八儿至登州聘邱处机,忽必烈遣王一清至龙虎山访张天师(均见《元史》卷二二〇),而中国道教与元代政治之关系密切。蒙古贵族入主中国之初,长春真人邱处机、正一天师张宗演等之教,分领大江南北,有炙手可热之势力,以是南人遂纷纷加入,以取得庇护,黄公望被逮出狱后,曾于苏州文德桥设三教堂,卖卜为生,旋赴杭州筲箕泉创立道院,遂为全真之大师^①。当时画家文士如赵子昂、杨维桢、方从义、张雨等,多属道徒,亦此之故。在元代残酷之等级制度及保甲制度之下,倪氏以“南人”而为巨富,且世代无显宦,其加入道教,由第八、九等之“民”、“儒”,可以上升至第四等“道”,此有必要者一;入道以后,有道教系统之政治势力可以依靠,则甲首之盘剥可免,此有必要者二。以故不特倪氏一家,即同以江南首富著称之顾仲瑛家,亦为当时道徒。云林之兄,以得附权势赫奕号为上卿,备受忽必烈以下历朝皇帝宠任之玄教大宗师张留孙(张事见《元史》卷二〇二),遂能

保其财富,是以云林祖父椿、父炳或已与道教结缘,亦非不可能之事也。

张天师派之正一道徒,所谓火居道士者,不事出家修行,犹基督徒之可以营家室、治生产。故倪文光以道官而兼负倪氏家业经营、子弟教养之责。而顾仲瑛、倪云林辈,其家室妻子穷极奢侈之生活,更有甚于一般火居道士者,此可证也。

从云林诗文书画之思想内容观之,其中固有不少道家影响,然我国士大夫阶级历来习于在不同环境中以不同宗教为精神之慰藉而不迷信宗教。云林时参道契,时侣佛徒,或慕仙踪,或耽禅悦,偶居道馆,亦寓浮屠,而儒家入世思想,民族意识,表现于其作品行为中者尤为浓厚,读《清閟阁全集》者,类此事例历历可辨,则其入道当绝非出之于诚笃之宗教信仰可知。总之,了解元代政治社会与宗教活动对汉族士大夫、地主阶级之关系,方可探索彼辈参加道教之真实原因,而不致为“出世思想”、“心灵寄托”等空洞理由所困惑焉。

三 “扁舟箬笠,往来湖泖间”

《明史·隐逸传》“倪瓒”条:“至正(1341—1369)初,海内无事,忽散其赀给亲故,人咸怪之。未几兵兴,富家悉被祸,而瓒扁舟箬笠,往来震泽三泖间,独不罹患。……”柯劭忞《新元史》倪瓒条:“家本素封,至正初,忽散其家财给亲故,人咸怪之,未几兵起,富室悉被祸,瓒扁舟箬笠,往来江湖上,独免于难。”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倪瓒条:“至正初,天下无事,忽尽鬻其家产,得钱推与旧知,人皆窃笑,及兵兴,富家尽被剽掠,元镇扁舟箬笠,往来湖泖间,人始服其前识也。”明初王宾《元处士云林倪先生旅葬墓志铭》:“至正初,兵未动,鬻其家田产,不事富家事,事作诗,人窃笑其为憨。兵动,诸富家剽剥,废田产,人始赏其有见。”周南老《元处士云林先生

墓志铭》：“晚益恬退，弃散无所积，屏虑释累，黄冠野服，浮游湖山，以遂肥遁。”

上引明初至清末有关云林传记中，载其弃散家财及泛舟湖泖之经过，乍读之，似云林其人，确能预见世乱，捐弃所有，飘然物外者。明何元朗《四友斋丛说》，言之更晰，其言曰：“倪云林……家饶于财，所居有清閟阁，备潇洒幽深之致。惟不喜见俗人，遇便舍去，盖出尘离垢之士也。遭元末之乱，遂弃家乘扁舟，飘然于五湖三泖之间。其诗法韦苏州，思致清远，能道不吃烟火食语。昔人言韦苏州寡欲鲜食，爱扫地焚香而坐，云林实类之。……”（卷二五）诸家所记，几众口一词，云林行谊，遂奉为“高士”之典型。然稽之实际，则有不尽如前代文人所记者，云林弃散财产，湖泖泛舟，均与蒙古统治者之政治措施，有不可分离之关系，而“前识”、“肥遁”、“恬退”、“出尘离垢”之说，殆均未穷其行事之实因也。

云林离弃其故乡无锡祇陀，在五十岁后。然约四十岁前，云林继其兄文光之玄文馆等，于祇陀筑有园林第宅，即后人盛称之清閟阁是也。清閟阁建筑有清淮堂、云林堂、清閟阁、萧闲馆、朱阳馆、净名庵、雪鹤洞、水竹居、逍遥仙亭、海岳翁书画轩……之胜，据《清閟阁全集》卷五《清閟阁志》，云林堂有“龙槐凤竹，荫映翳然，秀色润气，变幻不常……堂中皆衬碧笺，东设金石刻、古玉器，右布博山、禹釜、敦彝、尊罍、法帙、丹青名卷，游者如入贝阙而登神山，耳目改易，心神飞扬”。清閟阁则“钜丽而虚朗，幽邃而轩豁，峭峰攒簇，巧过雕镂，秀木澹冶，明阴各态。四域皆兰，芬奇广发，真寰中希有，非龙沙雅隽，不得引入。阁中青绒毯，设五云履数十两，客易履始登。阁外碧梧百树，日驱平头三时洗濯，苔藓盈庭，浑如绿罽，金风乍张，梧叶零落，以针缀杖头，徐挑出之，不使点坏”。仅此一堂一阁之描写，所谓“高士”生活，已极人间奢侈之奇观，非普通富豪辈所能梦想，其他部分及种种传说，不必具述矣。

云林既借父兄余荫，得安享于清閟阁中者十余年，时则元至元、至正初，元政权经世祖忽必烈大力整顿后，尚称稳定之际也。然不旋踵而江、浙一带渐见动乱。《通鉴辑览》：顺帝至元元年（1335）“水、旱、蝗、饥，江、浙自春至八月不雨，民大饥。时江州各县民饥甚，总管王大中，贷富室粟赈之，而免其杂役以为息”。至元三年（1337）“江、浙等处，饥民至四十万户”。“广东增城人朱光卿、河南棒胡闰儿者起义”。是年三月，“禁汉人、南人不得执兵器，凡有马者拘入官”。十二月，“元大臣巴延请杀尽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帝不从”。及至正四年（1344），“冬十一月令民入粟补官，备赈济也”。所谓“入粟补官”者，盖勒逼富人，交纳粮粟，而报之以空头官衔，即公开卖官之政策（“备赈济也”盖饰词耳）。自天历（1328）以后行之。其时地主出粟买官，利益甚大，松江富民曹梦炎，自愿每年纳米万石，请免其他徭役，朝廷允之，并赏浙东道宣慰副使，梦炎借势夺民田，收佃户，所得远逾万石。然顺帝妥欢铁木耳以后，极权阶级穷奢极侈，所入不足填其欲壑；江南以富庶称，尤为统治者俎上之肉，江、浙行省，初尚税粮百余万石，至正八年（一三四八）诸郡漕粮三百万石。“经费所入，江、浙漕粮当其十之九。”（朱德润《存复斋续集·平江路问弭盗策》）敲剥急暴，不择手段，益以灾荒迭见，农民饥困，无粮可征，义军四起，地主富豪眼见蒙古统治者危在旦夕，此时买官，无利可图，反受其害，以是“纳粟补官”富人视为危阱，而元政府亦不惜杀鸡取卵，进行强卖，蒙古贵族与江南地主之间，矛盾遂尖锐化。元顺帝派专员携带官诰，至江南募富人入米补官，纳者授五品至七品，竟不得一人应募。松江知府崔思诚，集属县（无锡在内）富人列庭下，不问有米无米，用刑拷打，迫使作官。此顾仲瑛长歌（《玉山璞稿》）所谓“补官使者招人粟，一纸白麻三万斛，频年官籴廪为空，数月举家朝食粥”者也。

凶年饥岁，不仅“补官”为额外敲剥，即逐年田赋之迫索，亦使